

盛世繁花

灯下病房

梁宾宾 ◎ 著

◎ ◎ ◎

我总是希望由读者创造出故事们的结局而给出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人类原本就生活在无数个未知里，因而结局也不止一个……所以无论是荒诞的、阴郁的、明快的、虚无的故事情节，还是怪异的、丑陋的、善良的、美好的艺术形象，都期望能为这个缤纷的世界增添一些元素或一抹色彩，给读者带来一分阅读的审美和再创造的喜悦。

灯下病房

梁宾宾◎著

I267

1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灯下病房/梁宾宾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盛世繁花)
ISBN 7-5075-1903-1

I. 灯... II. 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83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34 印张 85. 6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目 录

自 序	(1)
鹦鹉与猫	(3)
灯下病房	(9)
世间本该无恨	(16)
深山有晴天	(25)
后院儿姥姥	(39)
平安夜	(61)
初临莫斯科餐厅	(80)
从灼热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天	(92)
安然与澹然	(123)
似醉非醉	(127)
女人之梦	(167)



自序



自序

小说与散文根本的不同，就在于散文是事物与情感的真实再现；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则是创作者虚构的。而作家的本领就是将小说所描绘的虚无故事深入人心，使读者信以为真，唤起其好奇心，调动其欣赏情趣，使作品达到应有的艺术效果。既然小说是虚构的产物；是艺术对生活的再现，那么我不禁要问：它距现实生活有多远？离人类伦理道德又有多远呢？这是一个问题。每位作家心里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每件作品与现实生活和伦理道德都有着不同的距离。而作家的责任就是尽力缩短这个距离。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探究作者要说什么或怎么说，重要的是反映故事本身以及它存在的意义。我总是希望由读者创造出故事们的结局而给出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人类原本就生活在无数个未知里，因而结局也不止一个。相信读者不会盲目地遵从作者的意图去认同那唯一的结局。



灯

下
病

房

作家的高明之处，就是亲手为读者打开不同朝向的心灵之窗，不使一扇尘封。所以无论是荒诞的、阴郁的、明快的、虚无的故事情节，还是怪异的、丑陋的、善良的、美好的艺术形象，都期望能为这个缤纷的世界增添一些元素或一抹色彩，给读者带来一分阅读的审美和再创造的喜悦。这就是我的创作初衷。

2005 年仲夏 北京稻香园



鹦鹉与猫

这家的女主人在鸟市场上买回了一对儿虎皮鹦鹉，挂在阳台上和她做伴。这是她曾经的一个梦——轻而易举就实现了。

每天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对儿鹦鹉就不失时机地放声歌唱：“叽喳叽喳、啾啾啾……”女主人也赶忙不失时机地下床。牙不刷，脸不洗就急忙忙地跑到阳台上给它们添谷子、喂水、清理粪便。

为了饲养这对儿鹦鹉，也不知她从哪儿淘换来一本《笼养鸟技术手册》。翻开首页，就见上面写着：“鸟，在文明人的眼里它们是人类的朋友；在野蛮人的心中它们是盘中的美味……摆脱了饥寒困苦的中国，也越来越懂得爱鸟的意义了……”这话正合她的心意，她认为这话就像说给她听的，或者说，这几句话说得就是她。她不就是“摆脱了饥寒困苦的文明的中国人吗”？她得意着自己买鸟养鸟爱鸟的行为。闲



灯

下
病

房

暇之时便不离鹦鹉左右，观赏它们，侍奉它们。按照书上的要求喂给它们新鲜的青菜水果，及时在饲料里添加谷子、小米、蛋壳、白苏、牡蛎粉和熟石灰。为得是给它们增加钙质和营养，使它们快快生蛋，早得贵子。天热时女主人会及时地把它们挪到阴凉的地方，天冷时又将它们移到暖气旁边。不厌其烦地就像护理一对儿小婴儿似的精心。她听人说，虎皮鹦鹉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长尾爱情鸟。她为自己能够拥有这么一对儿富有诗意的鸟更加得意。

当鸟儿叽里咕噜对话、接吻的时候，她便比它们更加柔情蜜意地呼唤它们：“啊，我的心肝宝贝，我的甜丝丝，我的小天使……”午后橘红色的阳光恰到好处地斜射在她的笑脸上，这使她脸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格外温存。

就因为她拥有着这一对儿鹦鹉，便觉得自己高尚了许多。她在为美化环境做贡献，为鸟类的生育繁殖做贡献；也为自己有了类似富贵闲人们才拥有的那份闲情逸致兴奋着，甚至骄傲着。尽管这种鸟并不怎么珍贵，随处可见。

鹦鹉与猫



“可是这是什么鸟哇，爱情鸟！它们可不是一般的鸟呀。它们懂爱情，会窃窃私语，会接吻，还会给它的那位异性伙伴儿梳理羽毛呢！你们不养鸟，你们怎么能懂它们呢！有一本书上说，‘卡卡……哦咿……非非……’就是鸟的语言，它们是在问‘麦片煮好了吗……’瞧，多有趣呀！我的鹦鹉还有名字呢，雌的叫斑妮，雄的叫斑哥。只要我一叫它们，它们立马就对我叽里咕噜说个没完。赶明儿你们到我家瞧瞧去，排场着呢，就跟在皇宫里长起来的贵族一样。”女主人对她的邻居，对她的同事们重复着这些同样的话，她能把这段儿显摆自己养鸟的话倒背如流。

不久，女主人又请回家里一只猫。这只猫完全彻底的一身黑毛，一双圆溜溜的黄眼睛，极其动人。女主人从此又有了新的伙伴，谈起话来也有了新的内容：“唉，我已然有了一对活泼可爱的鹦鹉，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本不想再养别的动物了。可我一见着这只小猫，就挪不动窝儿了。心想，非把它带回来不可。到了儿给了人家十张儿‘大团结’，就把它给抱



灯：

下
病

房

回来了！猫鸟相克呀，反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看，这小猫多漂亮，还是长毛猫呢！油光锃亮的，像抹了发乳一样，你们摸摸这毛有多软和儿呀，攥得手里跟缎子似的。你们摸摸，不碍的，摸摸，它不咬人，仁义着呢……”

打这儿起，女主人又有了一份炫耀的资本。她觉得因为有了这只猫，她的身价也随之递增了许多。她可以像那些富婆们似的，拎上一个工艺篮儿，四处招摇着去给她的小猫咪买梭鱼。等它再长大一点儿，她还可以抱着这只富贵宠物悠闲在庭院里散步，她的嘴巴里将会情深意切地召唤着：“啊，我的小咪咪，我的甜蜜蜜，我的小baby……”那将是一个个多么美妙的“镜头”啊。或许正是因了这一个个美妙的镜头才使她决定抛掉那十张“大团结”，换回这迷人的小猫咪。她的那一刻就仿佛炒股票一样的潇洒自信。

女主人也像护理小婴儿一样地精心着这只猫咪。这猫咪也很会讨女主人的欢心，它会看主人的脸色行事。见到女主人从外面回来，就翘着尾巴把拖鞋叼到她面前。遇到女主人不高兴时，它便和颜悦色地冲着

鹦鹉与猫



她“喵，喵……”地叫几声以示安慰。每天早晨它不会像那两只鹦鹉似的没眼力，早早地就把女主人吵醒了。它懂得忍耐，静候着女主人起身的时刻。只要女主人脚尖儿一落地，它猫咪就会蹦跳着相跟着女主人去厕所，在她的脚边或小腿上蹭来蹭去，撒娇似的叫几声，然后就安静的端坐在女主人面前，等着喂它梭鱼吃。对这样一个有情有义有头脑的小精灵，女主人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绽露着温柔。为着猫咪这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她也就有了更多的资本去炫耀她的高雅情趣了。

自从猫咪进了家门儿，女主人渐渐觉得笼中的鹦鹉不像先前那么可爱了。它们不过是鸟贩们拎着笼子满大街拍卖的那种普普通通的鸟罢了，二十块钱一对儿，连鸟笼子都饶给你。

七月里正午的阳光直射着女主人家阳台上的鸟笼子，鹦鹉们躲进小房子忍受着烈日的烘烤。此时的女主人已心安理得地搂着她心爱的小猫咪在屋子里享受着空调的抚慰，进入梦乡了。此刻她的梦里没有鹦鹉只有猫咪。



灯

下
病

房

“你们又开始了，叫叫叫，叫得我心烦。你们知道吗？谷子又涨价了！”她将手中那一把纯粹的稗草子投向鸟笼儿里，里面再也寻不到小米、蛋壳、白苏、牡蛎粉和熟石灰了。这对儿漂亮的鹦鹉也已经好久没见到过青菜和水果了。

“哦，又好几天没给鸟换水了，都是小猫咪缠磨得我，换水，换水……”女主人一边念叨着，一边去取鸟笼子里的水罐，没想到那水罐早已干涸多时。一对原本漂亮的鹦鹉也如它们的水罐一般干枯在鸟笼儿里，厚重的鸟粪使它们的身体牢牢地与鸟笼儿粘在了一起……

“猫咪，快去。换换口味，快往前冲啊……”女主人脸上的温柔已荡然无存。只见那猫咪一个箭步扑了上去，三拳两脚就拆散了鸟笼儿。一对儿被遗忘的鹦鹉，就这样又顺理成章地被列为猫咪盘中的美味了。



灯下病房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已经躺了多久，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躺在这里，满脑子漆黑一片。

我觉得我的手被人轻轻牵动了一下，迷蒙中仿佛有只白鸽在我眼前晃动着。继而又是一片黑暗……

不知又过了多久，一抹微弱的光亮在眼前飘忽不定，我想用力抓住它，可我的手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的赘着抬不起来。我听到有两个人在说话，语调很轻：

“有知觉了……把重症记录填写一下，时间要准确。填好后请病人的主管医生过目，长期医嘱恐怕也要变更一下。”

“明早交班前我会请示他的主管医生。”

我听到了关门的声音，一切又恢复到了“静止”的状态。

上帝没有强留我，我被一双温柔而有力的手拽了回来。当我又重新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缕明灿的



灯

下
病

房

灯光正直射着我的双眼。我新奇地环顾四周，房间里静悄悄的——我被安置在一间单人病房里。房门的玻璃上写着“抢救室”三个鲜红的大字，它让我触目惊心。我努力回忆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但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时，护士小姐推门进来，她把治疗盘放在床头柜上，轻松地和我打招呼：“醒了？”就好像我刚刚逛过王府井回来一样。我疲惫地向她点了一下头。她朝我微笑了一笑，把另一组液体为我换上，随后打开床头灯把刺眼的大灯关掉，病室里立刻显得既温馨又宁静。这时只见她翻开“重症记录”的铁夹子开始记录。而我好像徒步走了很远的路，感到累极了，很快，就又睡了过去。

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和头天晚上醒来时的感觉完全不同，仿佛轻松了许多。我的手背和脚踝上依旧扎着液体，氧气已经被撤掉了。

“为什么我的家人和同事不来看我？”此时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空虚，问守在我身边的那位护士小姐。

“我们医院有严格的规定，没有特殊情况必须要

灯下病房



等到探视的日子。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家人，告诉他们你已经脱离危险了。”她说得那么平静，就像通知病人来做一项预约检查。

她整理着我的床位，把被子的一边掖在褥子下面，又顺手将床头柜上的杂物归位。她的动作娴熟轻巧，手下利落而没有噪声。她的双手十指尖尖显得异常柔弱，而很难想象，每一次发生在这里的生死较量都是由这双看似无力的手来决定胜负的。世上的事有时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这是我清醒后第一次真正面对她，她的面庞细致光柔，雪白的护士裙映衬着她的双颊，使她显得更加白嫩。眉毛弯弯如修整过一般，而目光里的那种幽然和温存似乎才是她固有的专利。

我有所依恋有所期待地望着她，希望能从她那里知道一点我的情况。她与我的目光相遇时赶紧逃避了，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刚刚恢复神志的我一定显得很痴。

“我什么病？怎么到这来的？”

“你目前还得少讲话，好好休息。出院前，你的



灯

下
病

房

主管医师会告诉你……”

“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

“这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我得遵守‘保护性医疗制’。你要配合。”从她的语调和声音里我听出了她就是她苏醒时的那个夜晚，守护在我身边的那只“白鸽”。

我扫了一眼她别在护士裙上的胸卡，上面印着她的芳名：“夏如冰”。这名字很怪，我禁不住轻轻笑了一下。大概这名字的含义也可归于一种愿望吧。

“我昏迷了几天?” 又是我打破了这个房间里的寂静。

“三天。”她一脸的平静。

原来这三天里我所有的生活细节都是由这个黄毛丫头来料理的——包括大小便?! 想到这儿我感到浑身的不自在，忍不住又扫了她一眼。

而她永远是那一脸的平静。

我病房的门正斜对着护理站，即使是关着房门，稍大一点的声音都会传过来。如果是开着门，那我就如同躺在包厢里看戏的观众一样。而我依然觉得很

灯下病房



累，习惯地闭起了眼睛。

“护士长呢？请告诉她今天3床出院。”我听出来是我主管医生的声音。

“她正在里面派班呢！”一个语速稍快的女性声音。

“护士长，下周我的班有变化吗？”我熟悉的那个女声说。

“抢救室的病人可以转进普通病房了。下周你上副班吧。”她使我联想到了一个同样的声音“有知觉了，把重症记录填写一下，时间要准确……”

“好吧。”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声音。

“护士长，她出了抢救室，再来危重病人就该轮到上特护了吧？接下来我就上她的副班？没错吧。”还是那个快速女声。

“一点儿没错，你老跟在我后头，都成给我提鞋的了。”接着是一串悦耳的笑声。

“别幸灾乐祸，我问护士长呢！”

走廊里白天有些嘈杂。夜晚显得很宁静。

病房笼罩在温柔的光环下，窗幔低垂着。晚间护

